

青未了
著



① 冰雨的风暴

大清王朝



勃兴、崛起、辉煌、
轰塌的宏伟力作
全景展现大清王朝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清王朝：全五册 / 青未了著. —武汉：长江文艺出版社，2024.2
ISBN 978-7-5702-3323-6

I. ①大… II. ①青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VI. ①I247.5

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 (2023) 第 186680 号

大清王朝

DAQINGWANGCHAO

责任编辑：田敦国

责任校对：毛季慧

封面设计：颜森设计

责任印制：邱 莉 王光兴

出版：  长江出版传媒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：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：430070

发行：长江文艺出版社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：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：740 毫米×1060 毫米 1/16 印张：110.75

版次：2024 年 2 月第 1 版 202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：1645 千字

定价：258.00 元（全五册）

版权所有，盗版必究（举报电话：027—87679308 87679310）

（图书出现印装问题，本社负责调换）

目 录

第 一 章	老汗驾崩,二贝勒阴谋夺位·····	001
第 二 章	改革弊政,萨哈林推荐人才·····	021
第 三 章	新汗继位,崇政殿议定国政·····	032
第 四 章	把柄在握,刘兴祚难治阿敏·····	052
第 五 章	金蝉脱壳,蒙难人悲愤易主·····	067
第 六 章	手下留情,皇太极锦州惊魂·····	085
第 七 章	火上浇油,阿敏暗中弄是非·····	105
第 八 章	此消彼长,辽东明金易大势·····	124
第 九 章	声东击西,大金军震慑京畿·····	137
第 十 章	中反间计,袁崇焕蒙冤伏诛·····	152
第 十 一 章	穷途末路,刘兴祚毅然赴死·····	169
第 十 二 章	挑拨是非,基小小上蹿下跳·····	184
第 十 三 章	敲山震虎,白巡抚严惩奸佞·····	204
第 十 四 章	是非颠倒,商叔牙投火殉情·····	224
第 十 五 章	斗智斗勇,两兄弟你来我往·····	238

第十六章	罪恶昭彰,大金国公审阿敏·····	260
第十七章	南面独尊,金朝廷废止议政·····	275
第十八章	假借天命,白喇嘛降住莽汉·····	294
第十九章	大海捞针,李承政心细如发·····	312
第二十章	箭在弦上,莽贝勒终下决心·····	326
第二十一章	功亏一篑,冷僧机暗递消息·····	343
第二十二章	黄粱一梦,三贝勒自寻短见·····	355

第一章 老汗驾崩,二贝勒阴谋夺位

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夜,辽东天空电闪雷鸣、风雨交加。风雨中,金国老汗努尔哈赤在沈阳西郊暖鸡堡晏驾。

当年夏天,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受伤,随后到清河汤泉治疗,不久病势转危。八月返回沈阳,至暖鸡堡停下。当日,他传旨大贝勒代善、大妃阿巴亥前往接驾。但代善和大妃一到,他没有说一句话就合上了双眼。

噩耗传来,子侄们随即奔向暖鸡堡。一场争夺汗位的争斗也随即展开。

第一个浮出水面的是一只蛙,而且是一只毒蛙。这人就是阿敏。人们称他为蛙,是他的长相像一只蛤蟆:一双大而凸出的眼睛,下巴前伸,一张咧着的大嘴,上肢细而长,下肢短粗而有力,肚子大而鼓;称他为毒蛙,是因为此人一肚子坏水、残忍暴虐。

阿敏是努尔哈赤的侄子,努尔哈赤二弟舒尔哈齐的次子。他没有随从大队人马赶往暖鸡堡,而是独自一个人留在了府中。他在分析形势,思考对策。

老汗的去世,使大金国的局势出现了巨大变数。老汗生前曾两次立储,皆废。后来储位一直空缺。他有十六个儿子,三个侄子。三个侄子不存在继位的可能,汗位的争夺只能在他的儿子之中进行。而在儿子之中,长子褚英早逝,最有可能继承汗位的,一是八子皇太极,一是十四子多尔袞。但这是一般而论。如果出现变数,这皇太极和多尔袞未必就能够得到汗位。

这是阿敏首先做了分析的。随后,他思考所讲的那个“变数”。

皇太极继位的呼声最高。老汗一直看重他,生前已经有让他继位的种种安

排。老汗病重后,大家普遍认为皇太极是汗位最合适的继承人。但如今皇太极不在沈阳,而是在宁远前线,还不晓得老汗去世的消息。这样,如果不让他回来,这边有人谋得了汗位,他也只能承认既成事实。就是说,排除皇太极继位的可能性存在着。

再说多尔衮。老汗生前很喜欢他。多尔衮文武双全,深得众兄弟的喜爱,这是他能够继承汗位的有利条件。但他还年轻,存在难孚众望的一面。

还有一个新因素。老汗临终前独把大贝勒代善和大妃召了去,这意味着什么?一种可能是老汗有意让多尔衮即位,召代善,是向他交代自己的旨意,让他好好辅助多尔衮;召大妃,也是为此做一个交代。

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。但如果这样,就意味着老汗已经放弃了让皇太极即位的意愿。可近来并没有让老汗改变初衷的事情发生,所以老汗有没有让多尔衮即位的意图还两说。老汗召代善和大妃,或许另有用意。

阿敏明白,无论由皇太极继位还是由多尔衮继位,对他都没有益处,因为大金国一向存在着所谓嫡庶之争。阿敏承认,大金国的天下主要是努尔哈赤打下来的。但是他们的父辈,无论是他的父亲爱新觉罗·舒尔哈齐,还是他的二叔爱新觉罗·穆尔哈齐、四叔爱新觉罗·雅尔哈齐、五叔爱新觉罗·巴雅喇,也都立下了汗马功劳。无论是大金国建国前还是建国后,努尔哈赤都以嫡系自居,处处排斥阿敏的父辈和他的兄弟们,这让阿敏难以容忍。阿敏不会忘记,是他的父亲不能容忍努尔哈赤的霸道,要在黑扯木独居,却引起努尔哈赤的恼怒,遂将他的父亲囚禁,并杀掉了他的哥哥阿尔通阿和三弟扎萨克图,他也差一点被杀掉。这一切,阿敏看在眼里,记在心里,一直在找改变现状的机会。

当然,阿敏明白,这一改变是有限的。无论如何,他们兄弟绝不可能进入争夺汗位的行列。阿敏要做的,是争得有利的地位。

那现如今这有利地位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?它如何取得呢?

阿敏的计划是把努尔哈赤的一个儿子推到汗位上去,然后他在幕后操纵。这样,大金国的权柄就等于操在他的手里。无疑,这样的地位对他们兄弟来说是最为有利的。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。阿敏早就物色好了这样一个人,他就是莽古尔泰。

莽古尔泰是努尔哈赤的第五子,轮流执政的四大贝勒之一。这莽古尔泰,

努尔哈赤生前说不上喜欢,但他有战功。据阿敏判断,这莽古尔泰不为努尔哈赤所喜,因此一直与父亲离心离德。而且莽古尔泰没有城府、缺乏主见,控制这样一个人是易如反掌的。

阿敏的计划是封锁老汗死讯,在皇太极不在的情况下策动莽古尔泰和他的支持者,支持莽古尔泰取得汗位,造成既成事实。

对付多尔袞,则要施计消除、打击他的锐气,让他心不在争位上。趁此机会,就可以迅速将莽古尔泰推上汗位。

阿敏已经把事情想明白了,于是走出前厅,到了院子里。

这时一道闪电劈了下来,随后是一声震耳欲聋的霹雳。阿敏抬头仰望天空,忽然想到有件极为重要的事情要做。于是,他从腰间掏出兵符,交给身边的基小小,吩咐道:“立即到大营调一千士卒,速速开往暖鸡堡村头驻扎。”基小小领令而去。

这里说的“大营”是驻扎在沈阳西郊的镶蓝旗军营,这是阿敏的旗。

这时,天空又一次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霹雳声。阿敏觉得这声霹雳是在预示,他已经天命所归。于是他拉马出府,带上几个亲兵直奔暖鸡堡。

暖鸡堡的村民已经全部被赶出庄子。莽古尔泰是当值贝勒,他已经为阿敏安排好住处。阿敏到后并没有休息,就直接去找代善和大妃。

暖鸡堡位于辉河之阳,代善在离努尔哈赤临时灵堂不远的一间小屋里安身。代善中等个子,挺挺的腰板儿,本一表人才,直到如今浑身上下还显得有一种干练劲儿,但精神头儿却大不如以往。眼下他正为自己被召来而苦恼,心中一直惴惴不安。他是努尔哈赤的次子,与他一母所生的哥哥褚英原被立为太子,后获罪被贬,并惹来了杀身之祸。随后他被立为太子,也获罪被贬,先被降为庶人,后来复起,成了四大贝勒之首。他本就胆小自私,经这样一折腾,他也越发地变得自顾自了。几年来,他躲着矛盾走,顺着老汗的意愿办,倒是过了一段安静的日子。而他明白,老汗一死,朝中就要有一段不太平的日子了。他下决心远离权力争斗的漩涡,小心谨慎地应付各方,以求得自身的太平。但是,他被老汗召了来。从听到被召唤的那一声起,他就胆战心惊了起来。他知道,这样一来,自己便成了各方瞩目的中心。老汗没来得及讲一句话就咽了气,谁会相信?这还不够招致是非?唉!看来是难以安静了。

正思索之间,阿敏进了房,劈头第一句话便问:“老汗有何遗言?”

代善见阿敏一个人突然闯进来,先是吓了一跳,又听他如此问,全身立即浸出了汗来,飞快回答道:“并无遗言。”

阿敏追问道:“老汗急如星火召二哥,怎会无一言相告?”

代善怯怯地解释道:“我赶到后,父汗已经不能言语,因此……”

“那谁会相信呢?”阿敏听罢,表现出不肯相信的样子。

代善一见如此,赶快道:“不信去问大妃……”

“自然会去问她!”阿敏说罢,便离去了。

代善虽然胆小,但事理却看得清楚。他目送阿敏离去,暗中骂道:“好一个司马昭!”

阿敏接着找到了大妃,大妃已哭成了泪人。几句不疼不痒的安慰话后,阿敏问道:“老汗有何遗言?”

大妃道:“我们赶到时,老汗已经弥留、不能言语,并没有一句话留下来。”

阿敏厉声问道:“老汗疾如星火把大妃召来,怎么会没有一句话留下?”

大妃见如此逼问,沉下脸来道:“方才讲了,我和大贝勒赶到时,老汗已弥留、不能言语。你还想问什么……”

见大妃没有好气儿,阿敏告辞出来,心想他们讲的是真话。遂决定依计而行。

阿敏住在远离村中房舍的一个村东院子里。院子西面的树木繁茂,与村子最东头的房舍相连。院子很大,北面有三间房,一明两暗;西面有几间厢房,东面有一个棚子。院子东南角的院墙坍塌了一处,用几捆树枝堵着。阿敏住在北面,自住了东面的暗间,基小小住了西面的暗间。几名亲兵住了西厢房,马匹在院子的那间棚子里。房子四周、院门口和院子东南角院墙坍塌处都放了岗哨。

阿敏从代善和大妃那里出来后,叫基小小去唤莽古尔泰。他回到住处时,莽古尔泰已经在那里了。

不一会儿,基小小又进来汇报,说岳托、萨哈林、豪格和瓦克达正在大贝勒门前,他们叫了多时,看来大贝勒不想见他们。阿敏听罢暗暗笑了一阵,吩咐道:“注意大妃那边的动静。”基小小便应声去了。

事不宜迟,阿敏向莽古尔泰讲了自己的计划,之后又说要让大妃生殉。这

话一出口,莽古尔泰便吃了一惊。

正在这时,一道闪电自高空划下,将大地照得亮若白昼。闪电之中,窗外一个人影映入眼帘。接着,是一声惊天动地的霹雳。阿敏先是受到了极大的震撼,随后心中产生了极大的疑惧。他迅速奔出房子向窗下望去,一个亲兵手里提着水桶正往东面的棚子走去。

“站住!”阿敏向那个亲兵大声喝了一声。

那亲兵被吓了一跳,转过身来问道:“爷有什么吩咐?”

阿敏厉声道:“你敢偷听爷的谈话?”

那亲兵听后吓得魂不附体,连忙回道:“小的哪里敢偷听爷的讲话?小的也没有听到半句……”

阿敏逼问道:“那你在窗下做什么?”

亲兵战战兢兢地回道:“小的到缸里舀了些水,回来给马拌料。”

阿敏听罢往窗下看了一眼,见窗下果有一个水缸——当地的民宅大多是在窗下设一水缸——遂相信那亲兵讲的是真话,想必是他来取水,恰好他们在屋内讲了那些要紧的话。不错,这亲兵不会是故意偷听的,也许正像他自己讲的那样“没有听到半句”。但事情可不能照“也许”去办。万一他听到了呢?想到这里,他大吼道:“来人!”

这一声吼,将那亲兵吓得魂飞天外,水桶从手中脱落,人也跪在了地上。其余亲兵闻声赶来,不由分说将那亲兵按倒在地,听候阿敏的训令。

阿敏吼道:“没了规矩,竟敢偷听爷与人的谈话,就地砍了!”

阿敏一声令下,便有一个亲兵抽出刀来手起刀落,那可恨的亲兵的脑袋便滚落于地。

莽古尔泰被刚刚发生的一幕惊呆了,他晓得阿敏的用心、感叹他的手段,只是什么话也没有讲。

阿敏回到屋内,稍许整理心境,然后继续向莽古尔泰讲解自己的计划。

莽古尔泰从来没有成为大金国大汗的奢想,这次有人要推出他来继承汗位,他如何不兴奋?只是,他对阿敏的设计有顾虑,遂道:“不……瞒二哥,”莽古尔泰本来就口吃,现在越发地口吃了,“小……弟以为这事……倒是做得。可事情究……竟能不能办成,这一层是……要二哥讲明白的。”

“五弟说得是,这一层二哥确实要给你讲明白。现在皇太极不在,老汗也没有遗嘱留下,这是天赐之机。事情就从这儿说开——先看看眼下的情势。‘四大贝勒’我们占据其二,皇太极不在,代善不肯出头,咱们占着绝对优势;五弟还赶上当值,更是老天有眼;再看‘四小贝勒’,多尔袞、多铎、岳托他们占三个,剩下的济尔哈朗,我不敢说能让他站在我们一边,总可以做到让他中立。这样,这一层人数上他们稍占优势。下面再看第三层,参加议嗣的宗室成年者,我们那一支中只有我和济尔哈朗,你们那边除你们兄弟,再就是代善的那一窝、杜度和豪格。你们兄弟咱可以从头数起。第一个是代善,他的情况不再讲了。接下来是老三阿拜、老四汤古代、老六塔拜,这都是站在我们一边的。老七阿巴泰吃不准,咱先放一放。老九巴布泰、老十德格类、老十一巴布海更不用说,是咱们的铁杆儿。老十二阿济格自然是他们那边的。老十三赖慕布吃不准,也可以先放一放。老十四多尔袞、老十五多铎自然也是他们那一边的,可老十六费扬果又是咱们的人。这样看,你们哥儿十五个,在场的咱们的人有八个,他们只有四个。在皇太极不在的情况下,阿巴泰、赖慕布可以断言,他们不是站到我们一边,就是中立。下一辈的人他们那边多些:岳托、硕托、萨哈林、豪格,可能还有瓦克达;杜度会中立。这样算起来,我们一边共九个,他们那边是八个,人数我们多。还有两点他们又比不了:一是我方有我们两个领头,且五弟沾着当值的光,可以发号施令;他们则群龙无首。二是我们兵强马壮,不愁没人冲锋陷阵;他们则萎靡不振,力量分散。在此情况下,我们出招,那还不是稳操胜券?”

经阿敏这样一讲,莽古尔泰心里有了底,气也跟着粗起来,连道:“干……得,干得!”

阿敏见莽古尔泰如此,便道:“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封锁消息,不让皇太极知道。为此,就以不让松锦敌军知道老汗晏驾的消息为由,封锁暖鸡堡,不许任何人出庄。第二件事,就是让大妃生殉,打击多尔袞,让他没有精力争夺汗位。第三件事,就是按照刚才分析的情况分头去做,一旦条件成熟,就以当值贝勒的名义召集众人把你推出来,迅雷不及掩耳,完成汗位的继承大业。”

莽古尔泰兴奋地离开了。他照计而行,首先下令旗兵封锁村庄,并宣布不许任何人出村。

岳托、萨哈林、硕托、瓦克达、豪格再次来到代善的院子前。岳托是代善的长子，贝勒，二十八岁，中等身材，仪表上继承了父亲的干练劲儿；硕托是代善次子，台吉，身体瘦弱；萨哈林，代善的第三子，贝勒，二十四岁，也是中等身材，与众不同的是，在他身上，有着强烈的儒气；瓦克达是代善的第四子，贝子，十六岁，他的外表与其他兄弟们不同，单薄瘦弱，一副病恹恹的样子；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，贝勒，十八岁，长得像他的父亲，身体高大，面目英俊。

他们曾在此敲门，代善并不应声。莽古尔泰召集大家宣布封锁村子时，代善没有出院子。之后，五个人再次来到代善院门前，代善依然不开门。把门的亲兵说道：“大贝勒有话：‘老汗过世，心中悲伤，什么人都不见。’”五个人急得团团转。这时多尔袞也赶了来，他也要找代善。

在莽古尔泰宣布封锁村子时，多尔袞就曾向莽古尔泰提出派人将父汗晏驾的事通报给皇太极，让他回来跟大家一起治丧。当时一提起这事，莽古尔泰就一阵紧张。随后是阿敏做了回答，说老汗初丧，前方不宜无帅，故而不能调皇太极回来。这使多尔袞看到，封锁一事，针对的正是皇太极。这也让他想到，在继承汗位的事情上，阿敏、莽古尔泰等人必有筹划。多尔袞警惕起来，于是要找代善商量对策。他见岳托等人也是为此事而来，便把大家召到大妃那里。

大妃乌拉那拉氏，名阿巴亥，当年三十七岁。她二十五年前嫁与努尔哈赤，后被封为大妃。她美且贤，深得宠爱。努尔哈赤定有规矩，后宫不得干政。许多事情大妃有见解，但不关己的，她从不讲什么；关己的，她也只是明明白白地讲出自己的看法，绝不采取任何手段施加影响。老汗生前疼爱大妃生的儿子多尔袞和多铎，在他们还没有多少战功的情况下便将二人封为贝勒，而且让他们成为“八王议政”的成员。对此，大妃就提出过自己的见解，说这样对他们并没有好处，反会树敌招怨。老汗不听，反而说道：“我看谁敢动他们一根毫毛！”在这之后，老汗又将亲领的两黄旗分给阿济格、多尔袞、多铎各半旗，使他们成为领旗贝勒，并让多铎建府自立。对此，大妃又提出过自己的见解——这恐怕是大妃唯一就某事讲过两次看法了。

为了消除老汗这些举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，大妃对其他阿哥格外关照，对年纪幼小的阿哥譬如费扬果，更是特别爱怜。但是，无论她如何做，她总是感觉到不少阿哥，尤其是那些庶出的阿哥对她有明显的不信任感，甚至带有敌意。

这使她非常害怕。阿济格大了,军功不少,可以自立,大妃稍稍放心些;只是对他暴躁的脾气有些担忧,怕他惹出祸端来。对多尔袞、多铎,她一直鼓励他们与其他阿哥多多亲近,要他们学会忍让。现在,真正的惧怕正猛烈地折磨着她。老汗死了,庇护多尔袞兄弟的大树倒了,他们兄弟需要自立;可周围投来的很可能是更多的嫉妒、疏远,甚至是敌意,而不会是怜悯和关照。自然,并不是所有的阿哥都是如此。多尔袞兄弟也有自己的朋友,这些人会怜悯他们、关照他们,能够让他们自立、成才。但是,那么多的疏远甚至敌意,加上处在宫廷的风口浪尖,这真够让人难以安生了。

近来,有件事想起来就让她感到不寒而栗。从老汗召她来暖鸡堡那一刻开始,那种可怕的情绪就一直控制着她。她怕老汗把她叫来,是要亲口告诉她把汗位传给谁。她一直思考着,如果那种事真的发生该怎么办。

谢天谢地,那种事情并没有发生,她赶了来,老汗没有能够讲什么就闭上了眼睛。但是,她内心的紧张并没有消失。由于这一趟暖鸡堡之行,她极有可能成为即将展开的汗位之争的棋子。果然没有错,阿敏一来就找她问老汗遗嘱的事,司马昭之心暴露无遗。在这场争斗中,保全两个幼子,使他们不受到伤害,是她做母亲的天职。她的内心不得不向孩子们敞开了,她向多尔袞讲了自己的想法,并让两个人一起商讨摆脱危难的办法。

随后,多尔袞兄弟被召了去。他们回来说莽古尔泰宣布了封锁村子,不许任何人进出。多尔袞还告诉她,莽古尔泰和阿敏坚决拒绝向皇太极通报老汗晏驾的消息。这使大妃看到了阿敏和莽古尔泰的险恶用心。多尔袞说需要找代善商量一下对策,对此,大妃处于矛盾之中。不让多尔袞去吧,牵涉汗位继承的大事。大金国往何处去的问题又不能任阿敏这些人去闹;让多尔袞去吧,显然,这就必使多尔袞处于争斗的旋涡之中,与她保护三个儿子的意愿背道而驰。她不晓得如何是好。

多尔袞回来了,还带来了岳托等人,这让大妃越发紧张起来。

多尔袞和岳托等分析了阿敏、莽古尔泰的阴谋,大体看到了这个阴谋设计的轮廓:封锁消息,不让皇太极回来;他们网罗力量,强行推举莽古尔泰上位,造成既成事实,阿敏则幕后遥控。

这样,众人要做的一是尽快派出人去,让皇太极赶紧回来;二是防止阿敏

他们突然召大家议事，推举并确定汗位的继承者。

现在，急着要做的是立即派出人去。他们封锁了庄子，阿敏不许任何人出庄。如何得以出庄送信呢？这时，瓦克达站了出来，说只有如此如此了。

大家一听大惊。但瓦克达已经开始行动。他拔出剑来一挥，左手的三个指头被切了下来，血流不止。按瓦克达所设想的，硕托立即陪他出门直奔莽古尔泰那里。莽古尔泰见了忙问是怎么回事，硕托回答说，二人比剑，不慎削了瓦克达的手指，需要快马回京，让御医包扎诊疗。莽古尔泰答应了。

二人刚要出门，阿敏进了院，问是怎么回事，硕托又把刚才的话说了一遍。阿敏近前看了看瓦克达的手，遂吩咐硕托道：“你留下，派两名士兵护送便了。”

瓦克达刚刚要走，阿敏又对硕托道：“你还是陪他回去吧。”

硕托和瓦克达遂出院飞身上马，两名士兵紧紧跟随，四人出庄而去。

岳托等人继续分析阿敏、莽古尔泰的阴谋，话题集中到阿敏等可能召集大家推举汗位继承人的问题上。开始有人主张要等皇太极，说皇太极不来，大家便抵制不出席。随后有人提出这样不妥，说咱们不出席，他们可以纠集他们的人硬性决定，如果那样，岂不更糟糕？此议被否。最后大家议定，届时咱们推举咱们的人选，他们推举他们的，双方争论无果，便可拖下去，等皇太极到来。

大妃看着大家议论，没有讲什么。她感到恐怖，她看到了大金国的危险。对方有备而来，而这边毫无准备，没有领头人，一盘散沙。

多尔袞也有同样的思虑。他盼望代善能够带领大家渡过难关，但代善却做了缩头乌龟。他把岳托等人召了来，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充当这个领头人。好在大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。但他总觉得未必有效，他多么希望皇太极尽快出现！

大家散去后，多尔袞一夜未睡。好不容易天亮了，多尔袞仍忧心忡忡，不晓得要发生什么事。

早饭过后，大家就被通知到祠堂集中。祠堂在村子的中心，老汗的遗体就安放在祠堂前的穿堂里。

大家陆续到达，阿敏和莽古尔泰早早地等在了那里。有人来报，说大贝勒差人前来告假，说心中悲痛，路上又着了些风寒，回来后便发起热来，不能议事了。

阿敏道：“大贝勒怕是要请过来……”

莽古尔泰道：“就是，八抬大轿恐怕也得抬了来。九弟、十弟，辛苦你们去一趟，无论如何也要把二哥请过来。”

巴布泰、德格类应声去了。

在等待的时间里，殿内很静，交头接耳的小动作都会十分显眼。岳托、硕托、萨哈林、豪格、多尔袞、阿济格等人坐了下来，个个紧张异常。而巴布海、阿拜、汤古代等人却都是一副摩拳擦掌、等候胜利的样子。

代善住的地方离祠堂不远，等了没多久，代善到了。是真的有病，还是心中害怕？代善被搀扶着哼哼唧唧进了祠堂，然后歪斜地坐了下来。

等代善坐下，莽古尔泰突然问道：“二哥，父汗生前对大……妃可留有遗言？”

代善听罢一愣，心中迅速地转起圈子，思考着莽古尔泰到底要干什么，嘴上气无力地反问：“五弟有何所指？”

莽古尔泰道：“我听说父汗有‘天下唯美阿巴亥，世上无双虎将军’等……语，二哥可……还记得吗？”

代善听罢支吾道：“记得。”

莽古尔泰问：“还有……什么？”

代善一下子想到，莽古尔泰等要向大妃开刀了，嘴里嘟囔道：“一些陈芝麻烂谷子，如今又抖搂出来做什么？”

莽古尔泰道：“我想知道……还有……哪些？”

代善摇头不语。

莽古尔泰道：“‘她是……我的心肝儿，是……我的灵魂，……甭说我活着，就是……我死了，定要……她随了我去。’这话可……有吗？”

代善道：“有的。可那是句……”

莽古尔泰打断他，厉声道：“二哥想说那是……句戏言，对吗？”

这时，多尔袞猛然明白，阿敏、莽古尔泰等要向母亲开刀了！

顿时，殿中气氛紧张了起来。阿济格坐不住了，气冲冲地站起身来，质问莽古尔泰道：“五哥想干什么？要让母后生殉吗？”

莽古尔泰见阿济格如此，大声呵斥道：“朝中议事，你如此放肆，就……不

怕王法吗？”

阿济格并不在乎莽古尔泰的警告，大声嚷着问为什么。

莽古尔泰接阿济格方才的话茬儿道：“不是我要干什么，是父……汗要我干什么。父汗尸骨未寒，我等不尽其事，焉……能曰忠？不……遵其训，焉……能曰孝？今恰我值月，此事……必办。我是绝不会背上不……忠不孝之名，招人唾骂的！”

此时，天空一声霹雳，大雨自天而降。众人大惊失色。

多尔袞浑身的血都凝固了，这突然的打击使他难以承受，他觉得心内发慌，感到神志都有些不清了。

这时岳托道：“按祖宗规矩，有幼子需要抚育的可免殉。十四弟年轻，需要母亲教养；十五弟年幼，需要母亲抚养，当……”

莽古尔泰打断岳托的话道：“祖宗是有这条规……矩。可有父汗明命在，吾等岂敢违……抗？”

此时殿中德格类、巴布泰、巴布海、塔拜等一千人都大叫了起来：“让大妃随父汗去，了了父汗心愿！”连费扬果都跟着大声嚷嚷了起来。

多铎也明白了要发生什么事，他骂了身边的费扬果一句，便奔出大殿，去了母亲那里。

阿敏向莽古尔泰示意，莽古尔泰站起来宣布道：“议定，请大妃生殉，了父汗之愿！”

德格类一千人齐声狂吼：“议定，请大妃生殉，了父汗之愿！”

随后莽古尔泰不由分说离开座位，领众人走出祠堂。

阿济格见状大吼着，发疯般地先行奔出了祠堂。多尔袞脑子里一片空白，被裹挟着向外走。

岳托也好，萨哈林也好，豪格也好，都被这突如其来事变惊呆了，没来得及讲一句话，事情就这样过去了。他们留在祠堂内，一时不知所措。

济尔哈朗、阿巴泰、赖慕布等原以为还要议下去，事情不能就如此定夺；可见莽古尔泰等领着大家出殿就去办了，皆惊愕不已，也呆呆地坐着没有动。

出祠堂时，阿敏悄悄对莽古尔泰道：“拉上大贝勒，逼他去里面通报。”

莽古尔泰会意，回头吩咐德格类、巴布泰、巴布海将代善拉扯着赶了过来。

莽古尔泰对代善道：“怕还得……劳烦二哥进去向大妃转达……众人议定之事。”

代善听后又气又惧，这回病真的来了——瘫倒在地。阿敏心中暗喜。

代善晕倒了，谁去向大妃通告呢？正在这时，就从外面传来大妃的声音：“我来了！我自十二岁起就侍奉先汗，丰衣美食已足足二十五个年头了。先汗终日在外征战，我想与他形影不离而不得。现在先汗长眠地下，想是该安安静静地歇一歇了。我愿相从，与他过一段消停日子。”

大妃讲话时，多尔袞早已奔到了她身前跪下去，大哭了起来。多铎跟着大妃，也在一旁跪着大哭。大妃双手一边一个扶着多尔袞和多铎，随后又对众人道：“唯独我的几个儿子，特别是老十五年幼无知，让我放心不下——望尔等善待之。”言罢，头也不回地去了。

多尔袞和多铎跪爬着跟着大妃。大妃又转过身来对他们道：“阿济格呢？他去了哪里？”

这时人们才发现阿济格不知去向。多尔袞和多铎无法回答，依然向前跪爬着。大妃找不到阿济格，又见多尔袞兄弟如此，大声道：“多尔袞、多铎，你们站起来，站稳当，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！”

多尔袞和多铎站了起来，强忍内心的悲痛，停止了啼哭，目送大妃离去。

不多时，宫女们的号啕声传来了。多尔袞和多铎听到后，大哭着奔了进去。

而午饭之后，阿敏和莽古尔泰又传众贝勒、台吉、其他宗室人员到祠堂集中。看架势，要最后摊牌了。

大妃的事弄得岳托等人措手不及。之后，他们又凑在一起议了一番。多尔袞受到沉重打击后，一直悲痛万分，大家没有再找他。阿济格不知去向，他也不在场。其余人商妥，大家要振作起来，迎接阿敏和莽古尔泰的挑战，争取好的结果。

这样，接到通知后，岳托、硕托、萨哈林、豪格，还有多尔袞、多铎等早早地到场，并坐在了一起。他们也曾做了阿巴泰、赖慕布和杜度的工作。三人没有表示什么。但此次他们也早早地来了，并和岳托等人坐在了一起。代善也到了。

人已到齐，莽古尔泰宣布议事，推举大汗。

他话音刚落，阿拜、汤古代、塔拜、德格类、巴布海等就尖叫起来：“推莽古

尔泰！推莽古尔泰！”叫声此起彼伏。

岳托这边一见如此，也大声叫喊：“推皇太极！”

两方喊了半天，阿敏做手势让大家静下来。

阿拜等人静了下来，岳托这边也静了下来。

“我推荐莽古尔泰。”随后，阿敏讲推荐的理由。

阿敏讲完后，岳托讲推荐皇太极的理由。实际上，他无法讲下去。他一开口，阿拜等人就起哄。岳托数次让主持议事的莽古尔泰制止他们，莽古尔泰批评几句，但阿拜等人依然故我。

吵就吵好了，岳托继续讲他的理由。岳托讲完后，莽古尔泰就宣布表决。

就在这时，外边传来一阵哭声。随后听人喊道：“贝勒爷皇太极回来了！”

祠堂里顿时爆发出一阵欢快的呼叫声。

皇太极，五尺半以上的个子，身着便装——一件绛紫色长袍，腰里系一条同样颜色的带子。他面庞清癯，宽大的额头和突出的下巴上满是尘土。平时他的胡须总是修剪得齐齐整整，脑门儿总是剃得干干净净；如今胡子看上去已经多日没剪了，脑门儿已经多日没剃了，那长长的辫子也显得十分蓬乱。他先是在努尔哈赤的遗体前跪了下来，哭得死去活来。

议事会被冲散了。岳托等奔了出来，他们也跟着跪在地上哭了起来。

皇太极渐渐平静下来，遂问父汗病重及晏驾细情，莽古尔泰一一作答。

皇太极听罢又哭，转向努尔哈赤遗体泣道：“儿臣不孝，未得父汗疾重之情，来迟一步。否则，或许不至……”随后呜咽得不能再说下去。

众人听皇太极如此说，不觉一愣；但不知皇太极何所指，亦不便动问。

这时，两个亲兵搀着代善过来了。皇太极见代善面如土色，身子歪歪斜斜难以站定，遂大声问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这时，岳托才答道：“一言难尽！”

这时，多尔袞大哭着上来道：“阿娘生殉了……”

“生殉了？怎么回事？”皇太极听罢大惊。

岳托回道：“八叔可问五叔。”

这时，莽古尔泰不得不说话了，道：“是众人共……同议定……”

皇太极沉了一沉，看清了事情的大致轮廓，遂挺身仰头，眼泪复又夺眶而